

九

篇

集

九箴集卷之五

傳

友人周宗建季侯甫校

叔父安遠令憲卿君本傳

號霞峯

宋氏其先淮東人也當趙宋國汴有諱子茂者官殿直熙直宋宗室官也靖康之亂扈蹕徙臨安七世孫仲傑公再徙華亭又六世而爲高大父克廉君翰邊拜承仕郎二弟以進士起家克純君爲御史克輝君爲冬官郎子定夫舉於鄉孫天民曾孫惟易皆成均弟子惟易爲三江公三江公生丈夫子三人長中允君爲茂才有文名早世次叔然君子

爲澄先考舉於鄉其季憲卿君是爲叔父叔父諱
堯明號霞峯先王父旅於吳因娶吳而家焉七歲
時出嬉遊庭前有客詠隔簾看鏡詩久而不得忽
應聲曰秦嶺望來雲冉冉楚臺看去雨濛濛時胥
臺袁公貞山陸公衡山太史皆戟掌嗟賞競抱持
之弱冠而從王父歸華亭時人未之竒也而亦勿
竒時人每作稊竟輒仰面謂人曰那不得不如錢
與謙耶與謙故會首鶴灘公福也而伏膺王文成
之名理故三十爲縫掖又三年甲子舉於鄉乙丑
上春官不第丙寅丁生母喪冬陸孺人羅於難語

在孺人傳中叔父避難四方辛未再下禮闈乃就
廣文於江右德化覽匡廬之勝迎王父登之未幾
遷令閩之歸化無何而丁三江公之喪服除補浙
東松陽令丁丑改調江右安遠戊寅而馮完獄起
馮完者華亭庠胥也醜而貪居華亭相國長君門
下叔父嘗藉之貸償之倍矣而馮故挾叔父陰事
歲時需求不已叔父故踈償負時輒忘索曩貸文
有急復以券貸完累券滿篋爲酷需辭久之索益
橫叔父往往避之及宦輒之官所骹觶曲隨其事
如此非一至是復來安遠道經虔州有鄉人以刀

筆吏爲處州別駕叔父爲之屬而不加之禮曹已
候司其間向與馮有故馮謁之詢其遠來以索負
對別駕感睂握手過聲而語曰是可撓耶不如速
返以故激怒馮馮時東嚮坐酒半酣矣易於肆言
謂曹余至縣必廷辱之別駕嗟嘆謙讓以爲已所
不及欲故作其氣臨行厚餽遺復悲言以傷其心
於是馮至縣叔父方晚衙不俟闈通竟上廳事抗
手而請音動左右自言身來索負於汝意云何意
氣甚壯時胥吏交前叔父氣塞未及對而馮竟大
詬聲達路人冗從辟易疑是官尊者縣中大驚馮

亦不知抵止叔父乃起謝若第就館馮以莫敢誰
何施施出門館於無爲寺庖廩相繼於道而時時
突上堂挾相國長君書復出券稿若干於袖厲色
大言曰若手書已留他所露邀求形而安遠山中
多魑白晝呼人姓名衙中人被呼輒死馮亦受瘡
厲卧寺中叔父慮其猝亡欲促令還乃作文上司
虔使者會下逮捕而所部巡檢承意械送藩司初
不伏鎖爭甚力久之持抱者益多強鎖其項馮素
以驕氣上人念如是歸無顏復生又念別駕向尊
愛我我曩從其言當不至是今道經虔倘出慰我

何面目對之乃顧謂其養子指柩綫曰是狀可令別駕聞邪况將見也頓足下航氣滿不能復食逮者疑其詐益嚴封題抵虔歿於是別駕聞之佯大驚出哭盡哀携其養子訖二千石置尸壇上給其子引文言其父歿時狀禁縣中不得捕夜陰佐之逸歸投虔文於淞刺史且訟前負而相國長君素蔽愛完作書言完歿狀甚異復言完子所持累年券皆我貲也契蓋子母計千金云於是伯兄受大窘罄業償三之一叔父故客遊及宦宦又淺不能爲訾伯兄守王父之遺至是蕩然嗟乎以貧遺子

孫因貧并失其遺脛脛者未必全嗟乎脛脛亦安
可爲耶明年馮養子五六人來虔擬收完骨別駕
復嗾之訟撫臣按使者暨藩臬已下當是時叔父
已被劾聽命於南昌故諸馮得肆誣詆諸公以別
駕同鄉宜有桑梓情又故屬官每叩情實別駕佯
伏地不敢仰視造作端未抵讞致辭諸公由此不
直叔父而重傷亡人然馮故自歿骸白如常人故
獄纔年不成至以鐵組連骸歷多官驗時琅琅如
脫皮白楊條蓋緣諸馮非親子別駕以爲非暴骨
如是不足以動上人然獄卒不具而叔父官漸時

嘗屬督撫蒙公雅違蒙意會去卒未有以傷至是
蒙撫江右馮質素於蒙蒙尚拱叔父而退之叔父
目青末之見也蒙以爲無禮重案覆之適按使者
邵公微時嘗客華亭聞陸孺人卒時寃罪狀叔父
兩公引繩披根遂按部令司理覆視縣籍得擅用
所監金七十引律謫戍遼之鐵嶺先是叔父率有
急以狀假縣中守藏金還而狀留庫櫃中如故
司理以狀聞遂據狀覈之竟與馮事徑庭非其罪
也而先君子亦以是年初夏卒燕邸無及於急難
嗚呼痛哉去縣之日文藁數十束瓶罍數事而已

待罪南昌旅一小樓閉門終日嘯歌同寅悲其蕭
瑟爲之淚下咸相謂曰先生以傲骨牴牾上官受極
寃柰何不力爲之辨坐是卒不得死居鐵嶺五年
博士弟子以執執門人禮日衆督學使者試諸生
有江左風大驚諸生以實對乃大喜延置官舍告
於行藩藩以客禮見與語竒之尋遷關原生徒加
於鐵嶺亦居公署初叔父舉於鄉其明年有同年
進士作縣於閩之僊遊僊遊之神居九鯉河兄弟
九人而共一目相携躍水化爲鯉其神掌夢事載
列僊家乃托之請夢旣而報夢曰入廟時有人手

授紙如掌書曰風送桂花香十里如是遂覺叔父嘗謂人曰吾不得進士矣桂爲秋言桂而不及杏杏可幾乎於是乎有廣文之選及居開原署中旁一小亭子有聯榜柱其右失矣讀其左則風送桂花香十里也乃驚嘆曰人生有定定其可移乎已而少司馬李公松聞其賢延至廣寧遂獲好於寧遠李公暨大將軍如松金吾如楨諸伯仲日登醫巫闾領其青翠咏數萬言後從大將軍出塞攝官承乏斬虜首十七級故事五得當一襲百夫長扼高皇帝訓文臣降伍不得階武功復官少司馬憐

之上其事賚賞有差得釋伍聽歸少司馬繡衣使
者暨大將軍山海關吏皆給之符非符不得度關
篆滿符上差乎非叔父之才之德亦烏足動諸公
非諸公之憐才烏能生度山海賢哉其兩得之乎
西歸有日黑參戎雨亭蕭孝廉雲原咸製驪歌悲
辛楚激遼人以媿河梁渡關居京師期年乃竟南
歸行年蓋五十矣黃冠素衣起居二千石及別駕
已下故人皆大驚且喜競來觀賀充塞閭巷者久
之歸時計橐中蓋千金裝子孫不與一錢悉散平
時親故沽酒沉酣則摩耳嘆曰吾以官廢家而以

成得訾苟藉之以憂子孫是佳禍也必獲不祥居
數月金盡乃復事遊往來江南及廣陵廬壽間南
都兩浙多托交遊以自全時從父溟鶴亦踰知命
矣不忍兄弟分離嘗從容諷曰大人第課長子畊
策幼子拾薪亦足供旦夕柰何丁白鬢而迎霜露
則拂然曰吾遺矢異廉將軍而食過之方且欲得
利交和而語故不祥是詛吾也竟拂袖去復謂人
曰仕宦幾十年不得持斗升分子孫重以大禍喪
先人之遺今覩顏食九族項氏且不忍於江東而
顧欲我安之耻矣歲或一歸與叔父季鷹君周旋

留期月輒去澄與宗之兄弟聚而謀養歲計可米
六十斛從容謂叔父安之乎曰吾不食子憐其貧
也舍其子而姪是謀遺子罪也且吾分歿黃雲中
藉大將軍待罪行間以論功獲歸歸直夢耳夢其
有極哉此吾浸假時也而安得聽之汝汝其夢之
妖祥者乎鳶之啄魚之腹汝曹之穀人以爲禍福
吾俱以爲大辱去矣勿言第須醇酒辛羨實之白
粲以飽吾夢於是諸兄弟遂不敢復言平生內察
外踈不能依違而主斷少沉柔故屢櫻大難非其
以蕩陵德由不察始終多爲人所賣晚年日更淪

落乃作日西四章其辭曰日之西矣火之流矣嗟
我有懷歲倏逝矣月之盈矣水之東矣嗟我有懷
時弗再矣星之移矣木之落矣嗟我有懷事之非
矣霜之凝矣冰之堅矣嗟我有懷曷其及矣又作
聞雞三章曰聞雞旦旦仰視河漢乃駒之疾余心
曷判聞雞及辰秉心惟寅乃中則晏余躬曷新聞
雞逮酉百慮紛醜旣明且晦余心曷剖蓋有悔於
惑讒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有北又曰愷悌君子
無信讒言又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言我投之不
得彼信之彌殷託三物以詛之而與詛之有神也

青蠅以喻汚貝錦以狀巧言雖汚而巧文之使人
不覺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曰無拳無勇
職爲亂階又曰交亂四國又曰誰謂鼠無牙言小
人之於家國互爲亂階猶鼠之有牙無拳勇而恣
陰賊也又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言無罪而羅之
使直者寃而曲者免也故叔父信讒以喪名終被
謗以速禍昔之讒夫亦罔不膺天之罰讒之不可
信也如是夫而二三子姓不能不見是圖嗚呼亂
其有旣耶然自遼而還已絕意人世如東方之滑
稽光逸之臥被謝奕之飲兵故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道隆而隆道汚而汚信哉其殆知幾者乎丁酉
秋抵武林謁監官大夫履素陸公陸修年誼甚殷
會痢返自故鄉於仲冬十有三日長逝嗚呼痛哉
遺言當如楊王孫薄塋所著詩文數十萬言散遺
殆盡蓋始自縫掖率意遠思故其語激而壯猶古
人之題柱棄繻必期致身於青雲之上而志發爲
言也中年遇亨值蹇爲九歌爲九辯爲大言爲小
言其行隆其履危故其言抗若抵夫遼則三閭之
汨羅而屬國之穹廬也非悲不足以展其思非窮
不能以悉其變非嶂煙野燒不足以發其愁非呵

鬼詭神不足以舒其怨故其文若詩如虞卿子長
長沙右校之却忌諱肆從橫測陰陽而咎景驩尤
璣衡之不我寬而山川之不我阻暨塞北而江南
也居無食旅無偶無食不能生也無偶不能安也
不能安不能生不有其命也其命不有而遑恤其
他乎春風至而萬木奏榮黃鍾應而百鳥肄業菊
拒霜以歲其華梅衡雪以敷其萼道生於火鼠躍
於燭水有火石能言弦乃龍鱸乘木蠓蜒入水而
勝其魚彼皆以無情抗造物之令故周王幽於姜
里而身爲西伯周公讒於管蔡而歸葬西周箕子

狂於紂而封於武若夫驅羊牧豕食藿卧草之夫
朝投竿而暮執笏史不具載何君子之不然而叔
父異之宜其汶汶以沒世也未謫前有刻不敘茲
錄其旅遼之一二如曰朔風鳴枯桑荒山帶秋水
秋風動歸興匹馬背孤城清觴澆夜月白羽獵秋
雲斷隴黃雲依古戍孤城落日射寒流短髮總隨
烽火白寸心獨對陣雲寒幾處寒砧隨淚落五更
殘月對愁懸山光遙帶金城曲海霧全收玉帳高
入澗亂流侵馬腹依巒斲壁轉羊膻沙霧暗消明
月在野烟橫斷夕陽多則死焉搔首於胡天也鄰

鷄春覺曙鷺馬夜知風魚罾懸岸細鷺影立波間
柳陰晴浪捲麥隴晚烟平荒林紅葉靜流水白鷗
閑簾影弄風消半篆碁聲移雨過殘花微風綠漲
河邊柳細雨青歸隴外田野渡春風橫斷雁荒村
寒雨報鄰雞則旅况可以銷魂也嗟乎此麟鳳之
毛角其威祥具見矣又嘗自嘲曰當年那羨黃金
貴此日徒令白髮侵及哭叔父季鷹君曰朱顏自
昔催青髮紅粉由來送白頭大都牢騷如此澄小
子不能文然於先考暨諸伯叔父咸各有傳故因
叔父而論次焉 猶子林澄論曰讒人構變此其

故難言矣。胥人旅次，如有鬼神焉。馮之若夫，自遼而返天也，豈非怒其嬖於讒而卒以非罪雪之乎？雖然，流離極矣，亦黃髮及之也。司馬氏有言：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其叔父之謂乎？是以詳言之。

顧思之傳

思之，諱承學，吳之華亭人也。其曾王父學士東江公，與余曾王父西庄公爲總角交。及東江公貴，而西庄公委懣諸生中。東江公時時於縉紳中持其文嗟賞之。久之，東江公奉命簡士南都，每抽讀

士文至當意者輒謂同事曰得非我故人宋伯氏乎及劊劊竟卒不見姓氏始大咤謂鬼神無賴柰何使我失名士與故人歸而詢之則曾王父固未嘗就試也於是東江公過曾王父而喟然曰嗟乎足下豈以余惜進賢冠如肝膽耶古人肝膽猶相挈也余方期舉足下以無負進賢而柰何億余之引嫌哉余今望子矣曾王父曰否否吾聞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使余就試子與他人誤而錄之未必有裨於國若猶然棄之不亦使吾子有自潔之嫌乎此泝水之所以不流也東江公

起謝曰吾始以足下爲可及今余且自涯而返矣
卒交歡如初省齋公爲東江公長子早卒子爲浥
江公浥江公爲諸生時遊白下值余王考三江公
於平康日亭午矣而三江公猶擁妓未起支目謂
浥江曰可來偕寢浥江素以父行事三江至是亦
遂忘之便脫衣上牀同被共枕安然鼾睡時靡有
爭已而夢覺三江與妓猶睡如初浥江公起座索
寔徙倚門外見綠楊中繫一白馬金羈玉勒神駿
非凡有剪頭胡雛假寐其傍浥江公喜馬之輕矯
不問主人爲誰就胡雛懷中探鞭攬轡策馬盤旋

院中畧無抵止時侍從相失奔馳之際忽踏一姬
於溝中院內人競來叩馬扶浥江公至堂上叩其
往來將加侮毀浥江公言其所自則三江公擁卧
之妓乃被踏嫗家妹也亟使人持馬迎宋家郎君
來三江君上馬宿酒未醒婆婆日影中移時而至
見浥江公彷徨閣中歌來何暮携手大笑遣人更
控馬迎妓至花前痛飲抵月落而散議者以爲得
晉人之致及白首鄰居締花石之盟始終不衰時
人羨之思之其仲子也長余九歲及與余交在戊
子之冬已縫掖再新矣嘗遊白下依中表侯君侯

少養於滄江公長襲揮帥起家至南都守府思之初至侯館穀之具主人禮而思之意弗屑視侯猶海鷗猶醯雞也日就飲平康從侯索買笑錢錢至手中足已出門矣久之侯稍稍厭怠竟拂袖歸思之少與馮元甫交善元甫爲故廷尉南江公諸孫以名家子師事王宇泰董玄宰兩先生善談名理工晉人筆法起草亭於東郭就移家焉思之與之痛飲無間寒暑晝夜有時衣婦人衣紅衫粉額盪漿吳歌聲達牆外思之且歌且飲旁若無人觀者至於壞墻折樹人影滿池思之盪漾自如不爲亂

也忽跳水作没人挈尾探殼如崑崙水精了無所礙水中拔腰間短劍亂擊蕪梗魚蝦爭躍運劍若丸號曰水闔云吳俗有毒龍老蚌害人田禾故欲集劍水中遇便殺之有時當大雪中衣紅鸚鵡衫坐大樹上持壺自傾倒嘯歌不休諸人欲上輒下溺拒之自云身在半天鼠輩猶蠅蝮第從屋隙住則樂極矣那容樹上啼耶元甫與多人相顧大笑賞之後元甫卒無子故交或吊或否未有能哭盡哀者思之入吊大慟感及中惟有至幾絕者多人大嗟賞焉思之聞之曰世人解賞吾哭人於是每

遇哭者未嘗不爲之一哀又未嘗不爲之出涕而
當事者亦未嘗不爲之增悲也余自庚寅遊燕遭
亡婦之喪奉老母命南歸鬱鬱不得意與思之季
修文度結詩酒交當是時陳二仲醇爲太原相公
瑯琊司馬上客孝節偉行聳人聽聞府縣諸公皆
折節虛左雖平原陸宗伯爲當世達尊亦倒屣迎
之而獨喜交思之嘗曰思之得王謝家風微余與
文度亦以仲醇爲然而思之更復不屑以爲聖賢
則周孔絕德矣詩文則六經蔽之矣騷賦則屈宋
擅之矣卽顏賜鄒枚亦已效顰可羞况吾輩

哉聞汝輩謂我似晉人更是侮我當興所至卽我心不知孰何又豈知刻畫古人以爲優孟耶且吾與其刻畫嵇阮孰若刻畫周孔哉周孔之與嵇阮雖異若夫人之刻畫之其無耻一也我非不能顧耻而不爲一時皆駭其議獨余與文度以爲名言性至孝其居母夫人之喪舉酒一呼潛淚竟席友人戲之曰是阮家步兵嘗一呷嘔斗血者也思之耻之嗣後情之所至輒閉門焚香禮西方祈母夫人蓮花生徃徃痛哭見人竟絕淚矣當乙未丙申之交余遭陽九而豪興未除居嘗與思之痛飲於

庭前椿樹下一呼輒盡六七十卮然余竟不能敵
思之徃徃堅壁以待乃思之則從橫酒鎗如入無
人之境雖高五元申吳大忠美號稱善酒於思之
終不能爲堅壘惟余差能突起不測如伏兵猝發
於背水之間幸不奔北者屢矣以故社中號思之
爲酒將而里中醇謹之夫皆目我輩爲顛間相携
至火葬處拾枯骸作盃飲之瀝以臂血使有生氣
醉後擇生方深埋而奠之曰汝自爲枯骸已來腦
骨豈復侵酒氣耶今日得吾輩勝

東陵閻歺

魂澆酒土上夜深直爲狐狸作嘖也時侯君再總

帥明州思之復遊越與侯君率不合航海而歸歸
無以爲資就館穀於漢陽太守雪居孫公思之中
表叔也嘗榻之宅內間留於宅傍招提曰泰清庵
中漢陽喜何元朗叔皮之爲人好客客恒滿座家
僅四五十輩多習金元名家雜劇與大內院本各
成一隊綺麗如落日雲漢陽側耳注目如少不當
家則卽席呵譴而思之酒酣輒起座竟出頃之金
目胡鼻頭軟雉毛衣五色錦袍胡旋而來口中之
詞非北非南不雅不俗或譏刺時事或詼諧坐中
賓客無不絕倒變幻萬端皆當人意漢陽徃徃容

之復好擁漢陽公龍陽逼之以酒當主人前不避
漢陽卒命盡瀝又時時挾之間遊而漢陽知其無
他竟不執何思之思之亦多無意爲割哀事也自
南北九宮興而唐宋小令暨長調遂失其聲思之
始高下抑揚宛轉激烈曲盡其妙尤喜歌大江東
去及岳武穆怒髮衝冠歌時髮上指百骸爭籥聲
聞里許令騷人之思英雄之槩如在目前適唱之
馮元敏先生前先生大嗟賞曰恨不令子瞻少保
見之當時朝雲與牛臯輩非過嬌羞則大粗率豈
能愜兩公禮樂意哉思之幼與于二馭先善馭先

以詩文雄於詞壇才復不羈嘗偕思之於燈夕望
門索飲口無他言飲盡卽出一夜傾十數家最後
扣陸君策孝廉門孝廉方置酒爲太夫人壽使閹
人辭焉而兩君已入廳事矣聞閹者之辭攘臂大
罵蒼頭盡奔頽堂中有一錦繡軸金書甚麗乃名
公壽太夫人文也兩君裂而嚼之黃金滿口因相
與大笑竟出太原王先生百穀聞之笑曰兩君可
謂錦心繡口矣卽先好遊得遊資卽令銀工製兕
觥鸚鵡之屬壽太夫人壽畢卽命臧獲輩分頭索
思之醉之然後徧召諸客居無何金盡而鸚鵡與

兇觥皆羽化肉飛馱先卒不介意得金復如初也
華亭狹斜枕西郊思之浮沉其中幾三十年每黃
昏左右燈影燭光之前見有禿衫不帽大笑濶步
而來者必思之也思之又能夠悲喜之辭以調諸
妓賞花月之夜朋從滿前忽發狂言妄陳新境雖
珠宮金屋不難納妓於中以快其意諸妓無不抵
掌大笑已而狀及衰頹喻深病苦指草席爲軟棺
名野犬爲肉柳閻羅起於舌端羅刹生其口內苛
責負心細張巧罰令合歡之被忽改水池連理之
枝悉森刀樹俄而柰何橋下業水騰波枉死城中

鐵丸亂雨淒風黑夜啾啾羨姊妹之歡娛旅魄孤
魂黯黯尋鴛鴦之盟誓備諸惡境歷萬業條諸妓
又無不顰眉大哭人皆謂紅粉之雍門云郡中有
吳平子者故名家子也能作賦有膂力鋸貲巨萬
年十六七好飛黃走蒼闖雞盤馬里中少年附之
日相與擊劍舞槊尤工白打而性喜畜犬犬嘗滿
樓號曰犬臺日作炊籠啗之一日兩炊稍冷卽不
復進亦不忍進有餘倘犬未就食卒不忍先嘗有
少年進獼猴平子大喜乃衣之紅衫冠以絳幘使
之跨犬出門蒼頭以金鼓道其前刀劍護其後一

市人盡驚雖獼猴亦不意崇禮如斯驚悚汗透紅衫平子恐紅衫之污獼猴也於是強獼猴浴獼猴卒不肯就浴平子使僮兒以竹擊之猴乃下盆戲擊水滿樓乘間跳躍出窓而去行屋如飛主人大懊恨平子中美之弟也而思之又中美之交也偶向思之道其感思之大笑曰吾能解之遂與中美同詣平子平子素聞思之豪舍獼猴之痛而出見之思之畧不寒暄顧中美大言曰可以飲矣主人喜請就飲室思之傾酒一尊起持大梨逕上犬所居樓見犬便殺殺犬幾百蹄而盧鵠殆盡矣平子

不知所爲躑躅庭中思之持槊下梯瞠目謂平子
曰子以紅衫衣獼猴何異以鐘鼓饗爰居乎夫獼
猴之去意必曰棄人用犬將焉用之且君畜犬謂
獼猴不可以徒行也今獼猴不脫冕而行矣吾謂
子收其車乘母令其起歸與之思以戒君之左右
輕去其主者乎子不覺大笑豁然而罷先是有孝
廉子能滑稽謂一落拓公子曰桑田變滄海公子
柰何守桑田而坐待其變乎公子竒其慮凡先世
之遺棄之不餘立錐而平子尤喜其策謂思之曰
足下第笑傲詩酒間豈能深思如是乎思之隨口

答曰吾思更有深於是者固待叩而發耳平子信其有竒乃膝席奉卮酒爲壽而請之思之受酒整襟仰天再咳而言曰君知桑田之變滄海獨不聞滄海之變桑田耶今第買滄海而俟其變則君之桑田異日庸可旣乎於時聞者捧腹幾爲腸斷思之落魄自甘而不耐人倚勢有某甲者成萬曆乙未進士與友人洪子厓同年適思之過子厓而某甲在座酒間論制舉菽某甲視子厓曰設令我輩復戰寧有敗北事耶思之瞠目對曰覩君之書自當不落人後蓋以某甲工楷書耳舉座失色

而思之坦然嘗與余輩二十人盪槳西郊更餘泊
岸有貴人舟自北而來貴人余先人之讐也余嘗
與思之道其事至是思之不假思惟便跳躍上岸
就貴人船罵之貴人時携夫人同遊而余友人輩
率大醉又不知從行爲夫人爭圍船痛辱貴人貴
人偵知岸上客咸世家子弟難與爭鋒遂潛下小
舟携夫人而逃余時醉臥舟中都不知貴人船倘
知貴人來將不知抵止矣期年貴人竟死吾黨皆
謂思之能以舌殺多人之仇云思之行書得米氏
家法通篆隸亦不求甚工所爲詩文惟尚清率嘗

酒酣倚樹罵余輩曰若等苦欲工文抑知文不可
工耶古之爲文尚直而貴實今也喜譽崇虛旣虛
且譽而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耻而不爲也而徒
冒左史屈宋之皮毛以欺人耳目此其無耻亦何
異吮癰舐痔乎其不屑不潔大都類此以故罕與
人同卒牢騷以歿世焉素善飯不解病忽一日無
疾而卒享年四十有六存歿年月具載子超之狀
中思之嘗泛海有黃蝶如盆前導長年謂見是者
多貴今思之已矣豈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耶子四
人長爲超之超之能文弱寇爲博士弟子員寇諸

生將復文僖之始矣不孝旣不能生同富貴歿具
舍殮敢顧忌於筆札之間以自免罪哉故不敢躊
躕而爲之傳 論曰昔人有言才全者無虧成志

全者無得失思之之偃蹇可勿論矣余因思之而
有感於世誼焉當梁松之驕魏文之貴而於父行
猶獨拜牀下乃今人甫獲一第卽棄世誼如遺甚
有羞其子孫之未達至掩耳閉目不屑言之嗟乎
孝標絕交之論豈爲過乎始先人與一顯者爲貧
賤交迨某將亡先人以口候其氣今某子貴矣豈
微秦越且伺間而下石焉不寧惟是至有身膺藩

臬忘先人之急難雖吉凶屢構咫尺若秦越然彼其肺肝何竟出黃雀白龜下也噫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古之婦人猶能守之今之君子猶爾背之世道之衰何日之有又吾聞牛李之黨起自年誼君子謂觀過知仁爰國初以迄嘉隆猶知世間有年家子使今青雲之士而以年誼謁之有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者鮮矣余雖未逢其人然寧斷足而不一及其門誠鄙之也嗚呼士生人世安知已之不攀龍附鳳而猥自輕又安知貴人之不委泥沙困螻蟻而伊優其闈隸此非罪在貴

人抑貧賤之過矣第使貴人一旦遺榮無祿而人苟薄其子孫彼若有知亦將切齒於地下而不知刻薄之行身自蹈之又誰咎也然則當其生平交歡之時競以兄弟相呼骨肉相許豈兩人哉而前後異情者彼直以聲勢相附會非真有斷金朋簪之誼強而合條而離固也嗟乎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歿一生乃見交情斯言誠千古之金鏡吾安得不歿之藥石無涯之富貴以固友誼於千載畀刻薄之俗轉爲忠厚乎余家與楊世叔孝廉同里孝廉之先與余家世爲婚姻去世叔數世矣而世

叔不以余家衰替遂廢中表之禮嗟乎安得如世
叔之不忘其祖而與之聿修厥德乎若思之之痛
罵貴人而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矣世誼又何
篤乎余所以三致意也

盛重之傳

重之其先家淞之海濱父始宅於邑之上海少孤
因毋氏世宗十有八年海之大盜曰王祥王良
者作亂烽火及於邑邑宰竄其家人以爲士民先
時重之甫十歲毋疾方殷會先所聘蔣氏父者故
茗溪人也茗溪巨而叢山三吳指爲避兵處也謂

婿舍而母而從妻重之伏地號哭不動路人咸不
直蔣氏於是始舍之未幾有數持刀人排門甚力
瞠目將不利於重之子母而刀未有所嚮重之因
引頸前曰吾聞釁刀當以孺子之血諸酋驚嘆相
顧出門鄰人從壁中偵其聲狀無不吐舌者已而
寇去重之遂以孝聞又十餘年而島夷起海中攻
瀕海諸縣當是時重之方行散郊外猝聞夷且及
邑反走歸舍於戈矛猶蘆荻也抵家竟不得毋號
呼久之母自麥困中出遂負母越疆寇亦若弗見
重之如有物呵護焉無何而毋病熱口噤巫醫不

神重之䟽於神願減年一紀以祈母壽歸而母蘇
呼重之汝來歸乎迄 穆宗之三年母符一紀而
心疾作鬼神不習於靈重之恍惚交馳若有人碁
以鵝血可療時方子夜力無緣得鵝自念鵝我也
鳥鳥也鳥則反哺盍哺親以我血乎於是引几上
刀割左臂血瀝酒壺中跪而進母母飲之如醍醐
疾已半俄而嚙肉作湯母以爲熊膳不是過也又
已半強飯凡六月病復如前割右股以進母喜曰
甕人惟參苓是憂固安所數數羅異味耶吾行起
矣重之對以溫詞竟不令母知其割截也居久之

母思蛤羹時天寒大雨市之遍邑中不得邑之東
北枕春申浦循浦而行彷徨無策忽遇老嫗指浦
水曰有之須速下卽解衣入水回顧老嫗唯草樹
婆婆而已須臾登岸不覺滿筐時人比之躍鯉又
明年而母病復發口不能入水漿復禱於城隍疲
而入夢神語之曰兄弟無爭父母傷形覺而不解
因慟哭曰惟吾罔悟於微言則隨夢曰無祿無方
重之自謂誠不足孚至夜復入廟中祈請逾力是
時蚊蚋交前不暇揮扇乃誠不替於剝膚須臾有
風自南來蚊亦引去遙聞履聲若觸於闕重之因

號呼抱空且自慙曰瀆神啓禍余惟母年之是祈則又聞馳驟聲甚衆若神侯之廝走然者連擊香案如警如拒顧重之以母故勿自知爲神怒也於是神竟杳然更三宿寂益甚乃歸又幾月而母竟以不藥終將亡謂重之曰墓苦無隣必薄葬抑余懼松柏之不及於實也重之感激遂結廬於墓朝夕哀號飛鳥和之草木交實平生雅閑絲竹三年復御如有若之聲時人多之會直指劉公廉其事將上於朝扼代不果先後縣令皆表其廬重之隱於醫名坤旣列邑乘之孝子傳矣先輩潘恭定

公嘗作詩紀其孝余聞之友人黃仲通重之遇至人遊扶桑之東其事甚異余謂重之既忘身以殉親親今亡矣又奚以生爲殆所爲臣無心求神僊神僊來迫臣者耶莊生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况余癖於言六合之外者乎恐說楛則勿聽也故別有記

宋幼清曰始余初受書時嘗讀方希古先生之文曰割股非孝也心竊疑焉以爲此生父母授之苟我身可以療親猶鼠肝蟲臂烏知爲孝與非孝而先生故譏議之疑而不破者幾二十年及作重之傳而始悟先生之言非若今

之博士家徒爲詭辭以駭人耳目者也夫先生旣以非孝罪割股則豈不欲宗起余之義以沒其身及當 文皇靜難乃舉九族以殉之夫九族之生命其爲股臂也衆矣豈不念及于非孝之議哉其所維持者宇宙之大節則九族直鼠肝耳乃知先生以爲勿是也者非惜髮膚以忍其親蓋知神明之感格不係於形聲而此心稍涉於好名是吾親之血肉直人子成名之羔鴈則不若勿割之其天全也子輿氏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能如先生之捐軀以取義斯足以定割股之是非若夫陰實難之

而揚竊非孝之言以藉口此又先生之罪人也嗟乎能割股者必能爲君親死者也能歿君親者可割可無割也自揣已之不能因妬其行而非之者吾甚爲君親憂之矣重之子 提藥囊來遊長安語及尊公遊僊事亦杖淚不禁夫惟僊也而悲其於孝弟殆綿綿若存者乎

袁微之傳

袁微之者吳之華亭人諱保德以從戎更名度故唐藩左史袁履善先生季子也先生弱冠登第精神兼人官司寇郎多暇好讀書與李濟南王瑯琊

齊名是時華亭爲首揆先生以父行故事之甚謹
然喜數數上書論事華亭謂公事而公言是欲張
吾過以自見者始稍稍踈之竟左遷貳黃州不已
復徙相唐藩先是第甲乙科遷諸王官多不之任
以終身不調故也惟先生慕賈傳長沙董翊膠東
乃獨之官至則革侵漁申法制國若新創唐父老
咸嘆左史何來之晚顧喜發奸如治黃時會 上
誕辰唐使使者入賀徃使者來長安王畀使者墮
䟽二而空其一遇諸藩祈請暨吉凶出意外得一
切便宜卽無所庸歸納之故府有貂璫圖出掌唐

藩宮事陰謀之使者使者利其財出壘䟽僞爲王
辭請易承奉時馮司禮居中用事權侷人主謀出
代者爲馮侍人卽可其奏命侍人徃代旣至府中
莫敢誰何獨先生以不請而命非故事不奉 詔
案驗治之得實具奏 天子下王前䟽禮曹覆視
與奏符司禮耻不能庇故以方 命坐先生使緹
騎與罪人俱逮至京師詔獄徵之時爲諸生與兄
非之披羊裘奔命兩雪中託饘粥朝夕訟冤燕市
江陵雖峻法然憐才視辱無罪不忍諷治獄吏獄
竟得平放歸田里中道宵人希旨陷以擅郵䟽入

司禮啣前事復欲命校尉反接江陵持令甲固扼之第下按使者理其事先生卒得生還江陵力也微之從此不樂爲諸生遊梁叟裾唐藩王與宗庶咸德先生延微之傳其長子王多內寵靳請名名其子諸子人人自以爲得王愛當嗣王太妃患之使人就微之問計微之曰慎毋請立傷王心當恐王以不請名夫不請名非制也王懼必請請必序長幼無嫡立長自先王以來莫之易也太妃喜行其計王果使使請名太妃固強微之與使者偕名請而世子之位定矣微之因留長安居歲餘入貲

補成均弟子昔微之遊南陽買置田舍已而客長
安遂棄南陽田舍畀菩提場飯往來嵩少僧其去
故鄉亦若去南陽日家徒四壁妻孥寒暄不顧也
至其供甘脆亦復取給於賣文云微之碩人修髯
善骯髒其意氣才情足以資傲骨人無貴賤賢不
肖遇之莫不辟易至於呼盧對壘亦悉以氣吞之
得金隨就坐中或馬上分給貧人須臾奚囊頓空
不惜也其任俠出於性生以故長安失路人仰微
之緩急如仰骨肉間出餘貲治裘馬裝度輕肥不
過五陵年少不出然其交遊多賢豪長者雖癖有

狹邪之好而所歡皆非尋常人於長安有薛素素素素金閨妓女也因事旅長安聲色妙絕一時宛轉合絳竹工五言詩畫蘭與周公瑕先生並絕善挾彈走馬被彈處皆成龍鳳弄王孫於股掌之上無一當意而獨善微之當時賊起事常說微之君骨相多武宜早從軍今西方有事妾願與君俱西微之耻如磨鏡人勿之諾也頃之烏夷跳梁高麗素素欲爲浣紗人因而刺之如班定遠微之笑而言曰母多言大辱國且肉食者謀之矣素素曰吾非嫠婦也其敢惜宗周之闕抑不幸爲婦人幸一

當微之而不得在軍中昔羽葆鼓吹者彼何人斯
因掩鏡泣數行下已而武林金中丞鎮閩卒以他
妓女蠱關白於夷始旋師渡海朝鮮獲安野史
氏聞中丞之出是策也喟然曰吾今乃知謀及婦
人兵氣不揚徒虛語耳素素知微之有耻不可與
堅忍成事乃從容謂微之君有老親而遊閒不歸
得無爲吾故耶吾不能如汧國夫人佐君榮親而
忍君得罪名教異日雖食妾之肉不足以謝君吾
其行乎微之猶戀戀不已素素忽跨飛衛而南行
三日微之始知之中道遣蒼頭遺微之百金書辭

誓不復歡以激怒微之微之由此發忿明年文戰
果當分校意已繩之主司主司報可及剖封國學
茂才皆有羸卷分校左國學而右茂才復落羽如
故罪不在文也昔微之雅好武習騎射至是遂有
意從戎會同社諸公惜其才止之乃復淹留都下
忽忽鬱鬱髣髴始就衰落矣庚子秋復偕諸生試
於鄉國子生中順天榜者凡五十人而吳無人焉
諸生心疑主司吳人也或有意爲瓜李嫌然無風
影可撫雖微之亦自嘆數竒惟慷慨從軍而已有
同事思歸無以應妻孥乃過微之詰之曰吾與君

若某某皆入彀矣而爲同鄉所排此賀首仇也何
可以嘿嘿隨造端末而復作色曰君若不言吾將
獨訢諸朝於是微之仰天嘆曰僕髮短矣豈足下
舉義而吾不爲黨人是吾不成丈夫也君疏吾控
患難同之有如皎日迨明日微之以同事之辭訢
之當路則同事化爲鳥有矣微之於是始決意從
軍辛丑復下武闈第乃之魚復幕府爲材官中丞
劉 先生素聞微之才拔自儔伍薦之於朝有
筆底三千禮樂胷中 數萬甲兵之語親知皆歡
呼喜中丞之知微之也微之用有日矣忽膺脾疾

不起時甲辰正月十有六日也嗚呼痛哉竟不忍
敘矣中丞深悼使大將視含殮卹禮有加尋給傳
符歸其喪時侍御沈君大先生甫受關使者命重
賻之人益多先生長者微之少從履善先生之南
陽以文章受知溫少保希文先生先生禮樂人也
義不失天下豪傑而始終遇微之爲國士若宗伯
唐元徵少司馬賈仁甫大行謝友可三先生者皆
名節之羽儀聞微之之卒無不流涕所以慰藉存
歿撫嫠恤孤罔遺餘力豈數君子偏有所嗜哉要
必有以取重者夫以微之之資兼文武觀其定儲

副於宗藩却竒計於女俠使得乘時構會其樹立
必有可觀而今已矣古人有言不知其人視其爻
微之之爻可謂賢矣庶幾因友以見乎子名龜蓮
翁士也微之有友而有子可謂不歿矣余悲履善
先生與微之皆懷竒負俗而俱不獲竟其施故爲
之敘次其隱 論曰人各有志萬願靡方非特時
勢所驅其稟受殊也是以中庸論孝美武王周公
之繼志豈非以父志勿竟匪子孫弗克繼哉以彼
履善先生之嚶嚶古人而志業不遂此微之所以
棄妻孥挺孤劍往來燕周二十餘年卑不脅肩軒

尾詭不晨風夕波偃息談笑於王公大人之側指顧生風一時所稱人雄無不耳而目之能與微之敵者幾何人哉然而有過有不遇者時也士固不可以成敗論及微之亡而履善先生隨以哀痛不祿語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觀履善先生與復初非之之慈愛無間則知微之雖碌碌馬蹄間其神情夢想有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父兄者世人不察猥以久淹長安罪之此何異近世李禿師之以殺母罪溫太真乎其亦不講于繼志之義矣惟此義不明於是有青雲之士皓首之夫攫金於

宦奪產於鄉藪通逃縱鷹犬綺席瓊筵酒肉作臭
歌童舞女夙夜同閨而其尊嚴冬日單衣巾虧四
角躬炊廳事之後至竈烟繚繞客衣而子顏色自
若其父欲訢鳴牛以易用痛介葛盧之不靈控慈
烏以貸哺恨公治長之無語此其人當堯舜之世
將與梟獍並陳於俎豆之間何敢自比於人而與
微之論優劣也乃庸俗顧畧彼罪此效鳳翔雞誹
俊疑饑能無痛哉嗟乎人倫道喪當今之世佐子
背父助奴賊主濫我繁纓聊代青蚨之血盾之袵
席寧羞赤鳳之歌有能如元微先生之于微之生

則不以摧落廢封殖死則不以幽明生異同可謂
夷山川之險於棘塗抑谿壑之欲於爨噐者矣先
生少與范牧之孝廉同社牧之風流絕世常移情
長干里先生率同社伐鼓撞鍾絕諸神明以與其
改故老至今侈言之夫能攻牧之之瑕於貧賤之
日故能膜微之之日於尊榮之時苟貧賤尊榮之
不忘雖言工斧藻爵邁個庸亦何能敦彝倫秉直
道哉彼袁范何如人且侮之矣奚其交奚其交

負情儂傳

王仲雍與恨曲曰常恨負情
儂詞今果行詐作負情儂傳

萬曆間浙東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貲遊北雍與教

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貲告匱女
郎母頗以生頰來爲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
爲平康絕代兼以管絃歌舞妙出一時長安少年
所藉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辭撻怒李
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益不堪誓以身歸李
生母自揣女非已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
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令媿不辨
庶日忘日去乃戟掌詬女曰汝能聳郎君措三百
金昇老身東西南北惟汝所之女卽慨然曰李郎
雖落魄旅邸辦三百金不難顧金不易聚倘金具

而母負約奈何母策李郎窮途悔之指燭中花笑
曰李郎若携金以入婢子可隨郎君而出燭之生
花識郎之得女也遂相與要言而散女至夜半悲
啼謂李生曰郎君送費固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
於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唯唯向非無心第
未敢言耳明日故爲束裝狀適辭親知多方乞貸
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轅半疑
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絕其歸路今若
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
固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能辦

一錢耶妾禱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裏絮絮
明日令平頭密持去以次付媽外此非妾所辦奈
何生驚喜珍重持禱而去因出禱中金語親知親
知憫杜之有心毅然各歛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
謂女吾道窮矣顧安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躍曰母
憂明日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至期果得五十金
合金而進媽欲負約女悲啼向媽曰母曩責郎君
三百金金具而母食言郎持金去女從此歿矣母
懼人金俱亡乃曰如約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
汝有也女忻然從命明日禿髻布衣從生出門過

院中諸姊妹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爲
十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藍縷出院門豈非姊妹
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携須臾之間簪彊衣履煥
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
而行李曾無約束復合贈以一箱箱中之盈虛生
不能知女亦若爲不知也者日暮諸姊妹各相與
揮淚而別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蕭然生但兩目瞪
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膊生絹擲朱提二十兩曰持
此爲舟車資明日生辦輿馬出崇文門至潞河附
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右臂生綃出三十

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頗承不測快倖遭逢於時
自秋涉冬喙來鴻之寡儔詘遊魚之乏比誓白頭
則皎露爲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
瓜州舍使者舳舻別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璧月
盈江練飛鏡寫生謂女曰自出都門便埋頭項今
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塞北風煙顧
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關山之迢遞感
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携手月中趺坐船首生興發
執卮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入調
烏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隣舟少年者積鹽

維陽歲暮將歸新安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爲
輕薄祭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響已寂遂通
宵不寐黎明而風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
有尤物乃貂帽復絢弄形顧影微有所窺因叩舷
而歌生推蓬四顧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綢繆卽
邀生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醞微叩公子昨夜清歌
爲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卽歸故鄉乎生
慘然告以難歸之故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
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吐情實新安人愀然謂公子
旅靡蕪而挾棗李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且

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卽鄙心
時時萌之况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
爲梯航而密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
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杯三尺也抑愚聞
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孰切願公子之熟思也生
始愁眉曰然則柰何曰愚有至計甚便於公子然
而顧公子不能行也公子曰爲計柰何客曰公子
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爲公子壽
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舍麗人則可以道路無
恐幸公子熟思之生旣飄零有年携形挈影雖鴛

樹之詛生處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惟谷羝藩狐
濟旣猜月而疑雲燕喙龍黎更悲魂而啼夢乃低
首沉思辭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携手下船
各歸舟次女挑燈俟生小飲生目動齒濕終不出
辭相與擁被而寢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
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
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爲百年歡笑忽作此面
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離音何也生言隨涕興悲因
情重旣吐顛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生曰誰
爲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觀二

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
兩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尚
在是人篋內女曰明蚤亟過諾之然千金重事也
須金入足下篋中妾始至是人舟內時夜已過半
卽請起爲艷粧曰今日之妝迎新送舊者也不可
不工計妝畢而天亦就曙矣新安人已刺船李生
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卿赴臺爲信女忻然
謂李生畀之卽索新安人聘貲過船衛之無爽於
是女郎起自舟中據舷謂新安人曰頃所携妝臺
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檢還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

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鳳翠霓悉投水中約值數
百金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
抽一箱悉翠羽明璫玉簫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
之江復令生抽出某革囊盡古玉紫金之玩世所
罕有其價蓋不貲云亦投之最後甚生抽一匣出
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駭喧聲驚集市
人女卽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郎慟哭
止之雖新安人亦來勸解女郎推生於側而啐詈
新安人曰汝聞歌蕩情迷代鶯弄舌不顧神天剪
綬落瓶使妾將骨殷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

儻乃復貪財強來縈抱何異狂犬方事趨風更欲
爭骨妾歿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
藏辰詒影託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
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眶
中無瞳耳妾爲李郎溼眼幾枯翁魂屢散事幸粗
成不念携手而倏溺笙簧畏行多露一朝棄捐輕
于殘汁顧乃焚此殘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顏而聽
其挽鼻今生已矣東海沙明西華黍壘此恨糾纏
寧有盡耶於是卅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詈李生
爲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當是

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名鼓船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

○宋幼清曰余自庚子秋聞其事於友人歲暮多暇援筆敘事至救畢而天已就曙矣時夜將分困憊就寢夢被髮而其音婦人者謂余曰妾自恨不識人羞令人間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見憐令妾稍司風波間豫人間禍福若郎君爲妾傳奇妾將使君病作明日果然幾十日而間因棄置篋中丁未携家南歸舟中檢笥稿見此事尚存不忍湮沒急

捉筆足之惟恐其復祟使我更捧腹也既書之紙尾以紀其異復寄語女郎傳已成矣它日過瓜洲幸勿作惡風波相虐倘不見諒渡江後必當復作寧肯折筆同盲人乎時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盖八年矣舟行衛河道中拒滄州約百餘里不數日而女奴露桃忽墮河死